

纳兰香未央 著



儒将传奇

下

蔡顺慈题



护国军神之蔡锷将军

平生慷慨班都护
万里间关马伏波

蔡锷将军

逝世100周年

特别纪念版

蔡順慈題



护国军神之蔡锷将军

儒将传奇

下

纳兰香未央 著

纪念蔡锷将军逝世 100 周年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将传奇：护国军神之蔡锷将军：全二册 / 纳兰香未央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108-4424-9

I. ①儒… II. ①纳…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9528号

儒将传奇：护国军神之蔡锷将军（全二册）

作 者	纳兰香未央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40.5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424-9
定 价	78.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一个时代的精彩缩写	冯积岐 1
护国军神百年祭，幸有纳兰谱新篇	袁 泉 3

上册

楔 子	1
第一章 授勋	2
第二章 师徒	17
第三章 结义	34
第四章 蹈海	52
第五章 从军	66
第六章 骠骑	83
第七章 较量	98
第八章 含垢	116
第九章 举义	138
第十章 缘起	157
第十一章 知音	174
第十二章 信物	191

第十三章	治滇	210
第十四章	出滇	227
第十五章	入京	249
第十六章	对峙	268
第十七章	求战	284

下册

第十八章	声色	305
第十九章	搜检	324
第二十章	巧计	343
第二十一章	暗恋	366
第二十二章	决策	383
第二十三章	出京	403
第二十四章	闯关	421
第二十五章	暗杀	439
第二十六章	起兵	460
第二十七章	远征	480
第二十八章	苦战	498
第二十九章	励士	520
第三十章	别蜀	540
第三十一章	袍泽	561
第三十二章	诀别	585
第三十三章	魂归	606
尾 声		625

第十八章 声色

伟大的人物总是通过某些弱点同他们的时代联系在一起。

——歌德

《二十一条》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引诱于前，以武力相逼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这个条约。此举引起中国人极大的反抗情绪，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

袁世凯政府迫于国内主战派以及民众反抗情绪的压力，对于这个会丧失中国主权的条约也采取了从抵制到拖延的外交策略。袁世凯公然宣称“中国绝不作高丽第二”，积极对日谈判。通过更换外交总长并饬令谈判人员采取拖延战术，利用日本元老院与外交部的矛盾游说日本放弃第五号条款；不顾日本的保密警告将《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营造反日舆论；寻求美、英、俄等国的支持与干涉以牵制日本等外交策略，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了外交妥协——在日本的胁迫下被迫签订《民四条约》。

从《二十一条》到中日《民四条约》，最后签订的文本有“十二条”：中国对外宣布只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条的部分内容。袁世凯政府虽然取得了微弱的外交胜利，被一些人称为“弱国外交的成功范例”，但是仍然无法改变的史实是，《民四条约》仍然使日本在中国山东和满蒙的在华利益得到巩固和扩展，仍旧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但是蔡锷的关注点已经不在这里，逐渐凸显的帝制魔影才是令他格外注意的一件事情。

1915年5月 经界局蔡锷办公室

蔡锷和何鹏翔从外边进来，蔡锷的脸色尽是倦容。他们看到雷飏正等在那里。

“您回来了？”雷飏上前招呼，“近来局势微妙，很多人在风传袁总统和日本人有交易，通过接受不平等条约换取日本人对其推行帝制的支持！”

蔡锷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雷飏继续道：“您的看法呢？松公，我很奇怪，您怎么好像无动于衷的样子？您忘了您曾经拟定的《对日作战计划》？您还专门让我去日德战场考察过？如今时局更加凶险了，您怎么倒像？……”

蔡锷叹口气，还是没法回答他，只是坐在办公桌前，翻看着桌上的文件。

雷飏这次换了称呼，上前进一步道：“将军！您是国家的一员虎将啊！怎么会甘于每日里坐在这经界局的办公桌前，做这些烦琐之事？你去外边看看吧，群情激奋，大家都上街游行了！可咱们这些人，这些中国军人……”

何鹏翔为蔡锷倒了水进来，打断他的话：“将军刚从天津回来，很是劳乏。况他最近喉疾又犯了，身子不好，你别总大喊大叫的。”

雷飏看着蔡锷略带病容的脸，忍了忍，还是忍不住继续道：“您最近跑天津几回了，难道纯粹为治病吗？何况，您如今去的某些地方，也不是应该去的……”

蔡锷深深地看着他，声音有点嘶哑：“我去什么不应该去的地方了？”

雷飏嗫嚅道：“您和袁公子，还有那个总统府谭顾问，经常聚会宴饮，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地方，您现在好像也开始涉足了……”

这话让蔡锷脸微红，他正要说什么，看到蒋方震脸色铁青地走了进来。

“松坡，你知道吗？《民四条约》签字了！”蒋方震的声音不高，但是这条消息却像是一枚炸弹，把屋里的几人都震呆了。

“这样不平等的条约，袁总统全盘答应了？《民四条约》？据说是《二十一条》的修改版，一样把山东和满蒙的权益，拱手给了日本！”雷飏愤愤地说道。

“一样的丧权辱国！日本人从此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他们所谓的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任意掠夺我们的资源和财富！咱们的国土，从此不那样完整了！”何鹏翔也很沮丧地垂下了头。

蒋方震表情木然：“是的。今早的报纸上登出来了。我刚才这一路过来，已

经看到很多悲剧：学生们在游行，有人在高楼上撒完最后一张传单，纵身跳下；还有学生坐在十字路口，身子下面，是准备点燃烈火的柴堆！”

他回头看着蔡锷，唇边挂上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意来：“松坡，我的话应验了吧？咱们那份《对日作战计划》，现在被某人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成厕纸用，还嫌碍眼对吧？”

蔡锷站起身来，嘴唇动动，正想说话，却不料一阵猛烈的咳嗽袭来，他弯下腰去，大声咳起来。

“将军！”

“松公！”

何鹏翔和雷飏忙上前扶住他，不住地为他捶背。何鹏翔端过水杯喂他喝了一口水，那咳喘才渐渐平息下来。

雷飏搀扶他坐下。蔡锷平息了一下呼吸，淡淡道：“好了，我们都把自己眼前的事情做好吧。”

“眼前的事情？”蒋方震和雷飏都不解地看着他。蔡锷指指桌子上的一部书稿，“《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就快完稿了，百里，你有空帮我看看。”

“松坡，你是气糊涂了吧？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平心静气地做这些事？”蒋方震带着怨气瞪他。

“什么时候都要踏踏实实做事。”蔡锷平静地说道，“这部书对咱们国家是有意义的，如今既然我在督办经界局，就要做好这件事。”

他看着蒋方震：“最近我去了几回天津，见到卓如师，他很惦记你，有空你也去看看他。”

听他提起梁启超，蒋方震心里略有感悟，就思索着点点头。

蔡锷又看着雷飏：“还有你，下次我去天津，你跟着吧，崑青有别的事情要做。”

“是。”雷飏答应着，虽然心里还有疑惑，但是看到蔡锷和蒋方震都是平静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下去。

蔡锷默默看着他们，声音依旧很平静轻微：“什么是弱国无外交？这件事情无疑更给我们这些人狠狠地上了一课！”

他喘了口气，用劲按了一下自己的胸口，依旧沉稳地说道：“但是我以为，应该警惕和关注的事情，还不在这里！”

蒋方震看着他，思索着：“近来，有关君宪救国的论调喧嚣尘上。这是一件

令人忧心的事情！”

“是的，百里。”蔡锷点头，又看看何鹏翔、雷飏等人，“未雨绸缪，我们该做的事情，还很多，很艰险，甚至是吉凶未卜的……”

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他的话。何鹏翔接了电话，报告蔡锷：“是谭庆铎顾问，他说今晚袁大公子设宴，请您光临。”

蔡锷点头。何鹏翔对着电话做了肯定的答复。雷飏看到这情形，又噘起嘴，正想说什么，蔡锷挥手制止了他：“好了，还是那句话，大家都先做好自己手头的事吧。”

1916年11月初 日本福冈大学医院特护病房中

蔡锷半倚在阳台的藤椅上，正和林建昭回忆着往事，却见石陶钧走了进来。

“松坡，我刚才问过华禹了，你和小林也聊了半天了，该回床休息了。”他边说边上前搀扶着他，不由分说的神情让蔡锷又笑又叹：“唉，我的确像是在坐牢啊，这不，监视的人来了。”

小林也从旁扶了他起身，笑劝道：“我和石将军他们也有过约定，每日和您聊天不能超过两小时，这对您的健康很重要！”

两人搀扶了他回到床上躺下，小林伏在他耳边低声道：“将军，您先休息一下，明天我再来看您。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美江护士昨天又给了我几本杂志，其中有一篇藤原教授的文章，您一定会感兴趣！”

蔡锷笑道：“你这小家伙，怎么不早说？还和我打埋伏呢？”

林建昭咧咧嘴：“刚才和您一说话，就没腾出空说这件事。下次我一定给您带来。”

蔡锷点头，石陶钧拉了林建昭出去了。

护士进来为蔡锷量过血压后离开了。蔡锷躺在床上沉默片刻，似乎没有睡意，想起什么来，就伸手摸索着枕下，将那份令石陶钧搞不明白的电报拿了出来，展开看着。上面的电文再次映入他的眼帘：“前次松坡交办有关五百两银票交付的问题，季梅前往北京，不见斯人。故去电请示松坡，并无回复。今再遣季梅二赴北京，唯祈愿早日完成松坡嘱托。罗湘。”

蔡锷呆呆地看着电文，脑海里闪现出往昔的一幕情景。

1915年5月 北京八大胡同陕西巷云吉班

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和一班朋友在此欢宴，除了坐在他右手的蔡锷外，还有杨度、谭庆铎、军法处处长雷震春等人。

谭庆铎俯身在袁克定的耳边说了句什么，袁克定哈哈笑了起来，看看身旁的蔡锷，对谭庆铎道：“松坡是你的老同学，你同他讲。”

蔡锷不明就里，奇怪地看着他们，谭庆铎走到他身边，抚着他的肩膀笑道：“松坡，大公子一向敬重你的才学，也爱重你的人品。但是你这刻板自持的性格可是不大合时宜！”

他为蔡锷分析道：“咱们都是老同学了，我知道你是个饱读诗书的谦谦君子，崇尚的是儒家那套‘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东西。但是松坡啊，你我毕竟留学过东瀛，也算呼吸过洋空气的现代儿，怎么还能墨守成规，冥顽不化呢？”

蔡锷推开他搂着自己肩膀的手，淡淡一笑：“含风，你究竟想说什么？直抒胸臆好了，不必如此拐弯抹角、夹枪带棒的废话一大篇儿！”

“痛快，松坡真爽快人也！”袁克定拊掌赞道。一旁雷震春也笑着凑趣：“蔡将军是个军人，当然有我们军人的豪爽之气啊。”

杨度也微笑着点头，其余在座相陪的官员也纷纷附和。

谭庆铎一拍掌：“好，松坡，你痛快，我也就直话直说了。你看这几个月里，你的性情和以往相比，也是改了不少，不像刚来北京时那样，拘谨僵化，让人不可接近。如今你在这京城官场厮混惯了，也变得随和亲切起来！不过嘛，像这种聚会，有你在，没你在，还是有点不同啊。”

蔡锷一扬眉：“此话怎讲？”

谭庆铎换了认真的表情：“有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少有点顾忌，连花酒都吃不上。真让人不爽，不爽啊！”

蔡锷也带了认真探寻的模样，看看袁克定，又看看周边的人，最后盯住谭庆铎：“这话说得严重了。大公子在座，怎么说得蔡某倒像是主导宴会局面的人了？不妥吧？”

杨度此刻笑着接言道：“哎，松坡啊。含风的话，固然有些夸张，但是却是有影儿的！大公子对你青眼有加，在座诸同僚也听闻蔡将军矜持内敛、洁身自好的作风，所以每次宴会，你若在座，大公子就吩咐吃素酒就得了，免得蔡

将军脸上不好看。你若不在吗，大家就要放松很多，哈哈，这也是实情哈！”

这话让蔡锷不安，他作势站起，做出欲离开状：“我竟然不知让大家如此难堪别扭了？是蔡锷的罪过，不如我离开……”

“哎，你这书呆子！”袁克定哈哈大笑，谭庆铎早上前一步，将他强拉回座位上坐下，口中埋怨道：“大公子口下留情了，你哪里是书呆子，简直是天字第一号大傻子！你有离开的勇气，就没有改正自身毛病、从善如流的勇气？”

“改正毛病，从善如流？”蔡锷还在嘟囔着，“什么意思？”

一旁同为军人的军法处长雷震春大声嚷道：“刚才哲子先生都说了，你在座，我们这些人就只能吃素酒，你不妨从今日开始，和我们一起开忌，同吃上一顿花酒不就得了？”

众人哈哈笑着附和起来，袁克定没有笑，装作用手绢捂住嘴唇轻咳一声，眼睛却认真盯住蔡锷，注意观察他的表情。

却见那人眉毛轻挑，露出一丝孩子般无辜的表情来，咧咧嘴，近乎是自言自语地辩解着：“你们要做什么，莫管我的想法啊，我……我其实……”

他的话被谭庆铎笑着打断：“哈哈，今天松坡这般表现已是不错，咱们就给他开开戒，上花酒吧？”

众人齐声叫好，袁克定看到雷震春已经在大声呼唤鸨儿，其余人也是手舞足蹈、兴奋莫名的样子。

杨度仍旧是儒雅淡定的风范，看着袁克定笑道：“大公子，咱们还是循序渐进比较好吧？先来点斯文高雅的东西，洗洗耳！刚好松坡也是极通音律的！”

云吉班的带班胡妈妈进来，赔笑对谭庆铎解释了一句，谭庆铎瞪起眼睛来：“胡说！今天的聚会非比寻常！大公子和贵客都云集于此，你少给我玩花样！陈碧月就是还有一口气，也要她给我爬出来献琴一曲，否则别怪大爷我不客气！你这小小的云吉班还想不想继续做生意了？”

“含风，你有话好好讲，莫要坏了大家的兴致！”杨度在一旁劝道。

谭庆铎这才讲明了缘由。云吉班的一个叫陈碧月的女孩，是古琴演艺头牌人物，此刻恰巧病了，不能出场。袁克定听了，不在意地挥挥手：“既然她病了，再换个人上来弹琴也罢了，也值得大惊小怪的？”

谭庆铎点头，又扭头吩咐胡妈妈，胡妈妈为难地解释：“小班会弹古琴的人不多，除了碧月姑娘，也没人能匹敌。不如大爷们换个口味听听？琵琶、筝、箫？随大爷挑？姑娘们都候着呢。”

谭庆铎回头看了蔡锷一眼，扭脸对胡妈妈低声道：“那挨着大公子坐的人，是今天的贵客，他本身就是玩古琴、品古琴的高手！换别的乐器也未必合他的意！也罢，除了碧月外，你再挑一个擅长弹古琴的姑娘上来演奏一曲得了！”

“哦，老奴明白。那就只能叫……”胡妈妈领命而去。

片刻，一个身着月白色衣衫的女孩被领了进来。仆人安置好古琴，女孩怯生生走到古琴边，先对着众人一揖，走到琴前坐下，玉指轻叩，弹出第一声。

众人伴着琴声继续宴饮，没人认真听那琴曲，但是不过片刻，突然间琴声戛然而止，倒让席间人停住酒杯，注意地看那弹琴女孩。

女孩年纪很轻，看上去不会超过十五岁。娇小瘦弱的身材，在惶恐的情绪中更加瑟瑟缩缩。她垂着头，看不清面庞，只有肩膀在微微颤抖。

“唔？怎么回事？”袁克定惊异地看她。

谭庆铎放下手中酒杯，上前喝问道：“唉，你这个丫头，为什么停了？好大胆子！也不看看在座的，都是些什么人？扰了爷们喝酒的雅兴，你担待得起吗？”

女孩惶恐中抬起头来，露出一张虽有几分清秀却极为平常的容颜来，她细长的丹凤眼中满含惊恐，小小的朱唇蠕动着，却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不知为什么，这张瘦小无辜的脸庞，突然让坐在席间的蔡锷记起自己远在湖南邵阳老家的最小的胞妹来。那个乳名晚姑的小妹，是他们兄弟姐妹五人中最小的一个，比身为家中长子的蔡锷要小十来岁。农家女孩，自幼无法娇养，这个最小的妹妹，给自幼离家求学的长兄蔡锷留下的，只有短短的记忆和淡淡的亲情。

此刻的蔡锷，心里瞬间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涌上一股怜惜加心酸的潮水来。他就想帮这个无辜而惶惑的女孩一把。事实上，他也是在座的这些人里面，唯一懂得赏鉴古琴曲的人，刚才也只有他，听出了女孩是弹错了几个音调，才在惶恐间停下了弹奏。

他语气清淡地开口了：“唉，刚才那首《秋江夜泊》，在古琴曲里也算是较难的了，你不如换个曲子弹吧？就换一首你自己熟悉些的？”

女孩垂首称是，几乎不敢抬眼看一下为自己解围的人，就忙暗暗吸了一口气，重新弹奏起来。

琴声袅袅，清婉动人。杨度走到蔡锷面前，举杯和他共饮一杯，悄声笑道：“还是你有怜香惜玉的善心啊，瞧瞧这姑娘，这首曲子弹得多妙？”

蔡锷瞟了一眼下面专心弹奏的女孩，眼中倒现出一丝迷茫的神情来：“《高山流水》，难为她弹来！不错……”

一曲弹完，早有胡妈妈带着一众花枝招展的姑娘们涌了进来，彼此都是相熟的模样，官员和姑娘们相互打着招呼。袁克定摆摆手，笑着道：“大家都有相好的，此刻也都先谦虚承让些。松坡是第一次和咱们吃花酒，姑娘们该让他先挑。”

“是啊，松公先请吧！”

“蔡将军请！”

“松坡，你就别客气了，也用不着扭捏如大姑娘般！你先挑了，我们大家才好乐呀！”

众人都在附和吆喝着。蔡锷有些赧然，他为难地看着袁克定：“我喉咙有病，不能饮酒，就不占这个虚名了，诸位请随便吧。”

袁克定还未答话，谭庆铎上前一把挽住蔡锷的膀子：“都说好了，入乡随俗，你今天别想别扭，要你老夫子那套！快浏览一下群芳，看有没有入眼的？”

蔡锷正在为难，杨度笑着为他解围了。他指指躲在角落的刚才弹琴的那个女子，胡妈妈赶紧把她推上前来。

“你叫什么名字啊？”杨度笑着问道。

“凤仙。”女孩声音低低，还带有一丝颤音。

胡妈妈笑着将她的话补充了：“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雏儿，未满十五岁，来自江南水乡，本名朱筱凤，现在的花名是——小凤仙！”

“哦？雏儿啊？”雷震春笑道，“抬起头来看看。”

胡妈妈暗中捅了女孩一下，小凤仙抬起头来，露出一张稚嫩的脸庞。

“不过中等姿色，清秀倒是蛮清秀的。”雷震春打着哈哈道。

杨度摆摆手：“各人有各人的缘法吧？这凤仙姑娘恰巧会弹古琴，才有机会顶了碧月姑娘的角儿，上来演奏一曲；又因为紧张，弹错了曲子，得以松坡指教，让她另弹了一曲更加精妙的曲儿。这不都是缘分吗？我看，松坡，今儿个就让凤仙姑娘伺候在你身边，咱们好好喝上几杯如何？”

众人都看向蔡锷，他貌似无奈地咧咧嘴，微微点头。众人齐声喝彩起来。胡妈妈笑盈盈地拉小凤仙在蔡锷身边坐下。其余各人挑选了自己中意或相熟的姑娘，宴会更加热烈地进行起来。

大家相互闹着酒，轮到敬酒给蔡锷时，杨度出口相拦：“松坡喉咙的确有病，

这酒就莫劝他了吧？”

雷震春不依：“往昔蔡参政拿病说事儿，总不肯好好喝几杯。可是如今身边有了凤仙姑娘相陪，这酒却不能再推！”

袁克定也哈哈笑着：“对，凤仙啊，你快替蔡大人喝几杯，如今你的面子最大了！”

小凤仙也不敢回头看身旁坐着的那人，只是听话地举起杯子来。众人都在叫好，更是排着队来敬蔡将军，不多时，女孩的面色就绯红起来，犹如桃花般娇艳。她机械地喝着，突然间一阵呛咳让她停住了。

女孩用绣花手绢捂住嘴咳了几声，恢复平静时，谭庆铎的一杯酒又递到她面前。她正要接杯，却被身旁的一只手截住了。

“哦，松坡竟然替凤仙姑娘饮了这杯酒，稀罕啊稀罕！”随着一旁的感叹声，小凤仙偷眼看了看身旁的那人，面容清俊，脸色白皙，看眉眼像是个读书人的模样。

“难怪刚才哲子兄说各人有各人的缘法！松坡平日里从不饮酒，却为凤仙姑娘开了戒，不容易啊！”袁克定的笑声也格外响亮。

“诸位，我先告饶，这酒到此为止吧。蔡某的确不能饮酒，这位凤仙姑娘年岁还小，也是不能相陪的模样。我今天破例饮了此杯，也是以诚相待，恳请大家高抬贵手的意思了！”

众人都打着哈哈：“蔡将军既然替凤仙姑娘都告饶了，我们就放过他们吧。”

“酒场如战场，酒令如军令！蔡将军是骁将啊，既然下令了，我们当然恭敬不如遵命！”

小凤仙在众人的起哄声中，又偷眼打量了一眼蔡锷，脸上露出一丝疑惑的表情来。

散席时，谭庆铎私下里拉住胡妈妈低声交代了句什么，她喜笑颜开地答应了。走到蔡锷面前福了福身：“给蔡大人道喜！”

蔡锷不解地一扬眉，正要相问，一旁杨度拉住他，轻声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句。蔡锷默然。

胡妈妈一挥手，对着姑娘们笑着宣布道：“你们还不给凤仙道喜吗？从今儿个起，凤仙姑娘就是蔡参政的人啦！”

姑娘们纷纷围向小凤仙，个个露出羡慕的表情。小凤仙很惶恐，她环顾四周，想去找另外一个当事人，却只看到那个在众人簇拥下离去的瘦削挺拔的

背影。

三天后，还是在云吉班，这次是在小凤仙的卧房，一间素淡雅致的房间，蔡锷半躺在房间窗前的藤椅上，听着桌上留声机里传出的昆曲唱段：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
雨丝风片，烟波画船，
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是答儿闲寻遍，
在幽闺自怜！

小凤仙捧着一碗糖水进来，看着蔡锷：“这是胡妈妈叫人炖了送来的，是冰糖梨水，她说您的喉咙有病，这个正好润润喉。”

蔡锷微微点头，还是听着戏曲，手里打着拍子。

小凤仙的表情还是有点怯怯的，看着他的脸色：“袁大人和谭大人吩咐过的，让我……我们好好伺候您。这糖水温度正好，您马上喝了好吗？”

她说着半跪在他的藤椅前，舀了糖水：“您别动，听着曲儿就好，我来喂您。”

蔡锷才反应过来似的，忙坐起身，接过她手里的碗和勺子：“我自己来。”

他舀了糖水喝着，回头看她，微微摇头：“你起来，跪在那儿不累吗？”

“我伺候大人们习惯了的。”女孩谦卑地答言。

“你起来，我不习惯。”蔡锷道，语气很轻，却有一股不可违拗的意思。正好戏曲停了，小凤仙借机起身去换碟片，却听到背后那人在说：“先停了吧，听得有点烦了。”

她听话地止住了唱机，回身看到他喝完了那碗冰糖梨水，就将碗接过来，放在桌上，回头看他是否有吩咐，却见他沉吟不语，自己先有点惶恐不安起来，用手绞着衣角站在那里，却听到那带有磁性的男声又轻柔响起：“你有点怕我

吗？”

“没有……”

“那你总这样紧张做什么？”蔡锷看着她温和一笑，指指她的脚下，她才发现自己的手绢都掉了，就忙捡了起来。又听那人在问：“你赎身的事情，胡妈妈都和你讲了？”

“是的，爷！胡妈妈说，谭大人给了她一千两的银票，从此我就是……您的人了！好好伺候您，是我的本分，也是我……天大的福分。”

“那天我听胡妈妈讲了，你还有个唯一的亲人？你的养母？”

“是的，我的养母姓李，从南边来找我，在外边给别人洗衣裳为生。”

“我和胡妈妈交代了，从此这边的三间屋子就给你赁下了，让你的养母也搬进来，陪你一道住。”

“爷！哦，不，大人！将军！谢谢您……”女孩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起来。

蔡锷忍不住笑了：“这都什么呀，一连蹦出几个称呼来？”

小凤仙带点羞涩地笑看他：“我，我都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才对？前次见面，我就好奇……”

“好奇什么？”

“您是个读书人的模样啊，怎么那些人……那些大人们，称呼您是将军？”

“不幸在下就是位将军，如假包换。”

他的幽默逗笑了她，她第一次敢平静地和他对话了：“我在想，该怎样称呼您才对呢？”

“你慢慢想，不急。”他说得平淡极了。

1916年11月初 日本福岡大学医院特护病房中

蔡锷看着手上的电报，正在回忆往事，却见潘蕙英轻轻进来。

“松坡，你又不好好休息，在看什么？”她走到床前，蔡锷将电报递给她，她看过微微一笑，“是你托付罗湘给那个姑娘带点钱去的吗？”

蔡锷叹息：“离开上海时，也是诸事匆忙。那时我的喉疾正殷，说话都不能大声，就仓促间嘱咐罗湘帮我办了此事。其实我也知道的，人也难找，只不过是碰碰运气罢了。”

潘蕙英看着电报：“这里说的意思，好像上次罗湘打过一通电报的？”

蔡锷摇头：“我并没有收到那封电文。”

“怎么会？”

“哎，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一定是百里那边私自扣下了。”蔡锷笑得无奈。

“百里兄为何扣下电报？”潘蕙英还是不很明白。

蔡锷笑着解释：“他是好心，怕我病中操心这些事情，当然，也有他书生气一面。”

“书生气一面？”潘蕙英还是好奇。

“是啊，百里有时候很正经的，总是觉得那些事情……会影响到我的声誉吧？他总是这样，考虑得很多，总之也是好心。”

“哦。”潘蕙英笑了，明白过来，“他是爱护你的名声之意。其实也难怪啊，有些事情，原本就是难以说清的，舆论界，总是爱炒些花边新闻的。你忘了？当年你和小凤仙的事情，可是经常会占据北京各大报纸头条的？”

“怎么能忘呢？那些事情，连累的人不少，母亲、侠贞，还有你，都为我操心过。”蔡锷轻声叹着，“多少人为我一直悬着心？”

潘蕙英想起前情，也不由得笑着叹气：“可笑的是，当年的你，当真和别人不同！人家有了这种事情，是千方百计瞒着夫人；而你呢，倒是最怕母亲大人知道！瞒来瞒去，倒是一场虚惊……”

却不料蔡锷又陷入自己无法摆脱的情感纠结中，他的眉毛紧紧蹙起：“我就说过，我此生负的人不少！是罪孽？还是宿命？”

“唉，你又来！身子不好，还尽想些纠结的事情？很多时候，你也是迫不得已！你自己都说过的，大行不辞小让？何必自责如此？”

妻子的话给蔡锷以温情安慰，他压抑住心底的伤感和不安，拉过妻子的手，在自己手里摩挲着。

1916年11月初 北京八大胡同陕西巷云吉班

同一时刻，在北京，小凤仙坐在自己的闺房里，也在发着愣。她的手里拿着一把木梳，她不时痴痴看着它。

这有一阵子了，小凤仙觉得自己都在病着。扳着指头算算，从去年11月开始，快一年时间了，她觉得自己都处于这种恍恍惚惚的状态，干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而且，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变得沉默起来，可以一整天不和任何